

年轻军人的妻子

陈 英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年轻军人的妻子

陈 英 编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1105628

年轻军人的妻子

陈 英 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 印张 179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

统一书号：3072·671

定 价：1.45元

目 录

“我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

——记战斗英雄、特等残废军人安忠文

的妻子邓阳昆……………陈 英 (1)

“好大姐”吴祥英……………陈 英 (14)

她的情感纯又浓

——记云南边防某部排长广仲琦烈士

的妻子尹惠芳……………冯忠文 (24)

高山下，有一个绚丽静默的花环

——记云南边防某部连长陈晓川烈士

的妻子李维艳……………叶 晖 (37)

“我理解你，支持你”

——记云南边防某部副营长李文海的妻子、

云南省“三八红旗手”李萍美……………张润生 (52)

她心中有唱不完的恋歌

——记战斗英雄原明的妻子毕丽霞……………张润生 (59)

战场上牺牲精神的延续

——记“边防钢七连”副连长何正昌的妻子

邹惠琼……………叶 晖 (67)

高尚的情怀

——访云南边防某部营长郑周康烈士的

妻子余明英……………冯忠文 (76)

这鲜花，她受之无愧

——记“老山钢铁连”指导员武定远的

妻子陈正光……………田清波 (88)

绵绵情丝抽不断

——记贵州省晴隆县人武部已故参谋

丁远贵的妻子赵庆福……………刘兴朝 (98)

她在风雨中攀登

——记云南边防炮兵某部连长宋强烈士

的妻子刘丽芬……………曾祥国 叶 晖 (109)

心随丈夫守边陲

——记云南边防某部副连长王家兴的

妻子毛凤琴……………周忠仕 白智基 张晓诚 (116)

“模范妻子”段兰英……………玉 坤 建 华 (126)

她的心比镁光灯还亮

——记“战地模范卫生员”和文丽的

妻子陈仲开……………时洪波 (139)

火红的石榴花

——记战斗英雄张大权烈士的妻子范华敏

.....吕登高(146)

她是连队的一员

——记云南边防某部副连长张克昌的妻子

田素英.....明芳(158)

今夜月儿圆

——记云南边防某部排长薛稳亮的妻子

袁聪敏.....贺太平 蒋聂之(168)

金子般的心灵

——记某部军医高华的妻子贺凤琴.....蔡鹏(178)

蓝天上，有一朵红云

——记云南边防某部参谋杨晟的妻子

于民钢.....许柏群 吴仕龙(186)

她是精神上的富有者

——记云南边防某部副师长刘永新的

妻子郝晋云.....李文平 谢玉山(198)

“我爱英雄这颗心”

——记“排雷英雄”白洪普的妻子张美镯

.....周南友(207)

王跃，你是边防军人骄傲的妻子.....郑蜀炎(214)

知军知君长相随.....陈净(229)

爱战士就是爱祖国

——展亚平的妻子徐秀兰一席谈

……………张学法 曹锦华(237)

苦丁茶

——访战斗英雄秦国富的妻子凌忠群……吕登高(247)

“我是幸福的”

——访一等功荣立者、投笔从戎的徐良的

妻子陈燕……………叶 晖 曾祥国(261)

我的妻子李桂英……………郑延华(266)

后记



“我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

——记战斗英雄、特等残废军人安忠文的妻子邓阳昆

陈 英

“时间过得真快呀！眨眼已是六月，不过我还是希望它快点过去。”邓阳昆，这位二十岁的纺织女工，略略仰起她那白净的圆圆脸儿，若有所思地说。

“为什么？”我有些不解地问。

邓阳昆向我敞开了她那矛盾着的心扉。

她说，党和人民对安忠文很关心，送他去成都盲哑学校，学习盲文和按摩。我希望他在有限时间内，学到更多的知识，因此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那里天气较热，他的伤口会不会感染发炎？所以我又巴不得这个六月过得再快点。六月底，他们学校放假，他就可以回到昆明，回到我身边。我也说不清什么原因，只有他在我跟前，我才放心！

看，不论从矛盾的哪方面说，邓阳昆的思绪和情感，都

紧紧地系在安忠文——她丈夫的身上。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安忠文，出生在四川渡口市一个彝族农民家庭。他初中刚毕业，十六岁刚出头，就虚报年龄于一九八一年应征入伍。

那是一九八四年六月间的事。

一天，邓阳昆去女友唐雪芬家里玩，在那里看到一张《春城晚报》，上面刊有一篇题为《一腔热血洒南疆》的通讯，专门介绍了安忠文舍身滚雷，为战友开辟冲击道路的英雄事迹。真勇敢，真了不起啊！一种仰慕和崇敬的情愫，在她的心中油然而生。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现在伤情如何？要不要去看看他？说来也怪，这一连串的问号，竟在这位十八岁的年轻姑娘的心底，产生了爱的最初的萌动。“同他交个朋友吧！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去照顾他了。”

伤员，特别是重伤员，多么需要有人照顾啊！这一点，邓阳昆并不是现在才懂得的。

早在一九七九年，她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曾随全班同学一起，到原昆明军区总医院，慰问过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伤员。当时，伤员们有的吃力地欠起身子表示欢迎，有的艰难地把从自己身上取出的弹片，递给她们看，而有的则被伤痛折磨得脸色蜡黄，一动也不能动。一脸稚气的邓阳昆思忖：他们的伤病能治好吗？他们今后的生活怎么办？父母能照顾他们一辈子吗？他们在战场上是最勇敢的人，现在负伤了，是最需要照顾的人。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邓阳昆曾经从一九八〇年起就自谋生计，先后到烟厂、饼干厂、肉联厂

当临时工，一九八二年考入昆纺，在细纱车间当了一名挡车工。几年的劳动生活，使她更加明白了健全的肢体对于一个人生活的重要意义。因此，她也就更加惦念她慰问过的那些重伤员，他们生活得怎么样？

现在，安忠文闯进了她的眼帘、她的心底、她的生活。很快，邓阳昆的思想，便由对英勇负伤的年轻异性的崇敬，同情，惦念，爱怜，升华为一种纯真的、具体的爱。她提笔写信，向安忠文表示慰问和敬慕之心。信写好了，她又犹豫起来：署不署真名字？如果他已经有了女朋友，我给她写信，不合适；再说，如果事情弄不成，传扬出去，也不好。那就先署个假名吧！于是“王小明”三个字，就成了她的“爱情尖兵”。然而，这毕竟是关系到自己一生怎样生活的大事，她把信放在枕头下“待命”，反复思忖：他的伤这样重，双目失明，右腿高位截肢，跟他交朋友，谈恋爱，定终身，既没有月下漫步，更没有水中悠游，能行吗？但是想着想着，邓阳昆却责备起自己来：为什么老想这些？他为了祖国的安宁，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减少战友们的伤亡，慷慨地献出了自己的双眼和右腿，我难道就不能为他做点什么？就不能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去照护他，去陪伴他？她终于把信投进了绿色的邮筒。信“出发”了，邓阳昆的思想又突然“回潮”：安忠文今后恐怕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不能走，不能看，同他生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作出多大的牺牲啊！可是，现在又不能去打开邮筒，发出的信是“招”不回来的。

人的感情往往是非常矛盾的。邓阳昆此时既有点后悔，

可又急切地盼望接到回信。一天，两天……“为什么还不见回信？”她的目光，一有空就在车间门口那只敞开着信箱里搜寻。七天后，安忠文回信了。邓阳昆又紧张，又高兴，夜班的疲劳一下子消失了。她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这封简短明了的信。安忠文在回信中说：感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在身负重伤，正在治疗，不想考虑更多的事情。不过，有时间可以来玩。下班后，邓阳昆换好衣服，约上女友唐雪芬，搭公共汽车来到了总医院。当时，安忠文病室外有一块黑板报，上面写着安忠文的英雄事迹。其中有一句是说安忠文“不怕流血牺牲”。邓阳昆由于心情紧张，一眼看上去，单见“牺牲”二字，一颗扑扑腾腾的心，马上提到了嗓门儿，“啊！他怎么会牺牲了呢？”女友提醒她到病房看看。找到护士长，护士长说安忠文正在病床上躺着，随即把她俩领到了病室。护士长高兴地说：安忠文，有人来看你了，是昆纺的。一听这话，屋里六、七个伤员都惊异地把脸转向门口，目光齐聚在两个姑娘身上。这阵势，使得邓阳昆那颗紧张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两颊泛起一层红晕。她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看视一个本不相识的男性青年，怎能不感到羞怯？她的双脚不由地往后退。在走廊里停了一会儿，静静心，鼓鼓勇气，她和女友再次走进了病室。安忠文什么也看不见，身上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缠着绷带，头上、手上布满了伤痕，说话、翻身都很困难。邓阳昆心里非常难受，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安忠文不好开口，于是邓阳昆自我介绍道：

“我叫王小明，是昆纺的，接到信后，来看看你。”

安忠文轻声说：“谢谢！”

“你是哪里人？”

“四川人，家在渡口市。”

邓阳昆随手剥了一个香蕉，递到安忠文面前，安忠文没有反应；邓阳昆索性把香蕉放在他的手掌上。“你好好养伤，我走了，后天再来看你！”邓阳昆的这句道别话，象涓涓细流滋润着安忠文的心田。

过了一天，邓阳昆果真邀了另一女友谭崇芬，又来到了安忠文床前。当时，天已黄昏，病室的伤员们都看电影去了，只有安忠文一人半躺在那里。邓阳昆从医生那里找来轮椅，同女友一起把他推到医院的人工湖边。面对痴情的姑娘，安忠文不得不认真了。他说：

“小王，我失去了双眼和一条腿，我们可以成为同志，不能交朋友。我不能拖累你！”

邓阳昆从“不能拖累你”这句话里，更加看出了安忠文美好的心灵，她激动地说：“你们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才有我们后方的安宁。你失去双眼和腿，我愿意用我的眼睛和腿来照顾你。我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我的腿就是你的腿。不管你的伤有多重，我也要和你交朋友。我要伺候你一辈子。”

安忠文又问：“你是不是可怜我？”

邓阳昆在心情矛盾的那几天也曾想过：我是不是可怜他？但她很快否定了这一念头。可怜不等于爱情。她想：让“可怜”二字在我头脑里消失吧！最可爱的人怎么成了最可怜的人？我和他交朋友，是要让他活得象正常人一样幸福，要让前线报效祖国的勇士们知道，人民没有忘记他们。于

是，邓阳昆认真地说：“请你不要再这样问，不要再误解我这颗心。”

她们推着安忠文，默默地回到了病室。

在回家的路上，邓阳昆的女友问：“你真的愿意同这位残废军人交朋友，谈恋爱，嫁给他？”邓阳昆嫣然一笑：“当然是真的！”

从这以后，几乎每隔一天，邓阳昆就往医院里跑一次，给安忠文送烤鸡、烤鸭、水果，给他洗衣服，打开水，洗澡，喂饭；推着轮椅陪他到花园散步；给他念书读报，讲保尔、张海迪的故事，讲社会上的新鲜事儿。

邓阳昆既要上班，又要照顾他，每天十分劳累，这使安忠文很过意不去。他便锻炼着生活自理，摸索着干这干那，还拄着拐杖，锻炼走路。邓阳昆看到安忠文手上烫起了泡，头上撞起了包，眼镜也碰碎了，心里难过极了。她一次又一次地劝说安忠文不要再干什么事了。劝说中，带着温柔的责备。安忠文总是微笑地点点头。以后，估计邓阳昆要来时，他就躺在床上唱起《莫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相会在攀枝花下》。邓阳昆听了，感到莫大的宽慰。

不久，安忠文所在部队派了一位处长来看望他，并整理上报他的英雄事迹。安忠文把同邓阳昆的交往作了汇报，并把邓阳昆署名“王小明”的信交给了这位处长。这位处长非常高兴，立即到昆纺去看望“王小明”。可是，他翻遍了细纱车间和全厂的花名册，也未见“王小明”三个字。他回到医院跟安忠文一讲，安忠文说“不可能。你等一下，她很快就会来的”。果然，不到半小时，邓阳昆又带着好多东西，

走进了病室。在这位处长面前，邓阳昆只好承认自己用的是化名。一听说她用的是化名，安忠文心头逐渐燃起的爱情之火，顿时消失了。“为什么哄我？”他一句话也不说。邓阳昆见此情状，便耐心地把当初用化名写信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她又特意对安忠文说：“我名字是假的，人可是真的，心也是诚的。即使现在不讲，早晚也会告诉你的。你想想，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做的那些事，是假的吗？”

“你父母知道吗？他们同意吗？”处长问邓阳昆。

“他们还不知道。”

“应该告诉父母，同他们商量商量。”

“好！”

这天是星期日。下午，邓阳昆的父亲邓南友从机务段回来了。趁双亲都在，邓阳昆就把她和安忠文交朋友的事说了一遍。当然，她把安忠文的伤情也都一五一十地讲了。她父亲听罢，生气地说：“你去看看他是应该的，和他交朋友不行。”母亲说：“他伤得这么重，那咋行？”话没说通。过了一周，邓阳昆回到家里，又向父母征求意见。父亲还是发火。“你年纪轻轻，好手好脚，又不是嫁不脱，什么人不可以找，偏偏要找特等残废！以后有你吃的苦。”

母亲的气憋在心里，不说话。

邓阳昆看他们还是不同意，就索性搬到厂里住，几个月不回家。父母几次托亲友来叫她回去看看，她都不理睬。她对来说人：

“他们什么时候同意我和小安的事，我就什么时候回

去！”

话虽这么说，但邓阳昆心里仍然思念着父母和弟妹们。她体谅父母的心情。双亲不同意她的选择，无非是怕她将来受苦受罪。父亲是个扳道工，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他们操劳大半辈子，深知生活的艰辛苦辣啊！春节前夕，母亲来到厂里叫她回家，她便顺从地跟母亲回去了。一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父母亲没有再提她交朋友的事，只是叫她把小安请到家里来玩玩。

一个多月后，邓阳昆扶着安忠文，搭乘公共汽车，来到了邓阳昆的家——羊方凹。小邓的父亲对安忠文说：“小邓年纪还轻，娃娃气重，不懂事，怎么能照顾好你？请你想想，你们的事还是算了吧！”

安忠文没有吭声。

吃罢晚饭后，天已大黑，没有公共汽车了，小邓的父母留安忠文在家里住了一夜。

回到医院，安忠文非常冷静地对小邓说：“我们的事算了吧。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你家里也不同意。我们再好下去，实在对不起你的父母。我是理解你父母的心的。”

邓阳昆嘴角挂着笑，慢慢地说：

“这次对你是个考验，看你坚定不坚定。你在战场上是个英雄，为什么在生活上就不敢冲锋？”

安忠文又是一个不吭声。

后来，邓阳昆的父母想通了。父亲说：“阳昆，起初我是怕你以后日子不好过；现在我知道你铁了心。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你就照你选定的路子走吧！”当安忠文再次踏进

小邓的家门时，小邓的父母忙着杀鸡做饭，高高兴兴地款待这位未来的英雄女婿。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小安小邓举行婚礼时，邓南友带着他的全家前来祝贺。安忠文和邓阳昆外出做报告时，邓南友夫妇就来看管他们的家。平时，小邓的母亲每周都要来给他们打扫房间，洗衣服，做饭。他们生活得十分融洽、和谐、幸福。

“父母理解我们了，可是社会上有些人，仍然觉得我同安忠文结合是个谜。”邓阳昆说，“他们一有机会，就想从我这里寻求‘谜’底。”

有各种各样的猜谜者：

“邓阳昆同战斗英雄结婚，是想图点什么好处，名呀，利呀！”

邓阳昆说：“安忠文的英雄称号，是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号授予的。我跟他交朋友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份的事。他那时是个班长，没有提干，每月只有十二块钱的津贴费。他家在一个不通汽车的彝族山村，他下边有四个小妹妹。我没想到要从他那里图什么名和利。”

“邓阳昆同安忠文结婚，是想离开纺织厂，她吃不了挡车工的苦。”

邓阳昆说：“与安忠文交朋友以后，除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除了我或小安生病，我都坚持上班。安忠文常常提醒我，不要因为照顾他影响了生产。他还要我看书学习，增长知识，提高技术。我当然要尊重他的意见，工作中更加认真，下班后还要练上半个钟头的操作技术。过去，每月技术考核，我都是三级，去年八月考核，我达到了一级。”

“邓阳昆同安忠文结婚，一定得到了不少钱。”

邓阳昆说：“现在有些人结婚先要多少多少钱，可我一分钱也没要。边防战士，安忠文，他们不怕流血牺牲，打冲锋，攻碉堡，向人民要过钱吗？我嫁给安忠文，是出自我内心的爱。爱和钱不是一回事。”

“安忠文是不是个美男子？”

邓阳昆说：“美。他相貌美，心灵更美。他当战士是个好战士，当班长是个好班长，入了党是优秀党员，学雷锋，他是积极分子，战斗中，为了减少战友们的伤亡，他舍身滚向雷场。他爱国，刚强，自信，乐观，对我很体贴，我在人海里找到了他，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

生活的逻辑正是这样：爱人民者人民爱；理解战士、热爱战士的人，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关怀与尊敬。一九八四年，原昆明军区授予安忠文“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一九八五年四月，组织上特意送安忠文和战斗英雄史光柱、陈洪远去上海整形治疗。安忠文装上了合适、美观的假眼、假肢。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得知安忠文和邓阳昆即将举行婚礼，特地为他俩各做了一套笔挺的西装。他俩就是穿着这套礼服，戴上新郎新娘的大红花的。许多战士给邓阳昆写信说：你是我们前方战士共同的希望和骄傲。昆明市纺织公司赴前线慰问团，给前线带去邓阳昆和安忠文在一起的四十多张照片，一下子就被战士们抢光。一位常年驻守在喜马拉雅山边防哨卡的模范连长，给邓阳昆寄来了一朵雪山顶上的雪莲花，并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有位北京人送给她两枚国际马拉松赛纪念